

李东垣风药妙用浅析

● 唐昭荣¹ 指导:单兆伟²

摘要 风药的运用是李东垣的一大特色。其立足于脾胃内伤学说,将风药创造性的应用于各种内伤病证,创立了一系列名方,至今仍广泛使用。从其著作中可以发掘出风药在临床中的使用价值。

关键词 李东垣 风药 《脾胃论》《内外伤辨惑论》《兰室秘藏》

李东垣,名杲,字明之,宋金时真定(今河北正定)人。金元四大家之一,为补土派创始人,师从易水学派张元素。

李东垣在《内经》理论的指导下,提出了“人以胃气为本”的脾胃论学说,临证擅用风药,别具一格。风药之名虽首见于李东垣著作中,但并非其首创,乃是继承其先师张元素的学术思想。张元素在《内经》理论的基础上,根据五运六气学说将药物性味归纳为“风生升,热浮长,湿化成,燥降收,寒沉藏”^[1]五类。“风生升,味之薄者,阴中之阳,味薄则通,酸、苦、咸、平是也。”^[1]李东垣后来就将“风生升”类药称之为“风药”,包括防风、升麻、柴胡、葛根、羌活、独活、细辛、白芷、藁本、川芎、蔓荆子、天麻、麻黄、荆芥、薄荷等味薄清轻升散之品。为了更好地探究其风药的运用,现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论述。

1 脾胃之气不足,以风药升之

1.1 风药升脾胃之清阳 《内经》

云:胃为水谷之海,土者生万物。李东垣认为:脾胃乃元气之本,人以胃气为本。如“真气又名元气,乃先身生之精气也,非胃气不能滋之。”^[2]脾胃气衰,元气不足,则阴火上冲,以乘其土位;脾胃之气不足,又使谷不得升浮,春升之令不行。症见“气高而喘,身热而烦,其脉洪大而头痛,或渴不止,其皮肤不任风寒”^[2],对此种脾胃不足所致内伤发热的病证,李东垣确立以“当以辛甘温之剂,补其中而升其阳,甘寒以泻其火”^[2]的治疗大法,创立了著名的甘温除大热法。代表方补中益气汤。方中有两味风药升麻和柴胡。李东垣详细阐明了这两味风药的用药意义:“升麻二分或三分,引胃气上腾而复其本位,便是行春升之令;柴胡二分或三分,引清气,行少阳之气上升。”^[2]又《内外伤辨惑论·饮食劳倦论》曰:“胃中清气在下,必加升麻,柴胡以引之,引黄芪、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……二味苦平,味之薄者,阳中之阴,引清气上升

也。”^[3]可知,李东垣在此以风药升引脾胃之清阳,助甘温之品补益脾胃之气。

1.2 风药升清阳以泻阴火 李东垣在其书中详细论述了风药升清阳,泻阴火的作用。“泻阴火以诸风药,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,是令阳气生……阳本根于阴,惟泻阴中火,味薄风药,升发以伸阳气。”^[2]此类方剂有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、升阳散火汤、升阳顺气汤、升阳益胃汤、升阳补气汤等。此类方以“升阳”命名是有其特殊意义的。李东垣在《内外伤辨惑论·四时用药加减法》中对升阳顺气汤的论述:“脾胃不足之证,须用升麻、柴胡苦平,味之薄者,阴中之阳,引脾胃中清气行于阳道及诸经,升发阴阳之气,以滋春气之和也;又引黄芪、人参、甘草甘温之气味上行,充实腠理,使阳气得卫外而为固也。凡治脾胃之药,多以升阳补气名之者此也。”^[3]可见,风药泻阴火的作用是在建立在升举脾胃清阳之气的基础上的。清阳之气既升,脾胃健运,阴火自灭。

● 作者单位 1. 南京中医药大学(210029); 2. 江苏省中医院(210029)

2 火郁于内者,以风药发之

由于外感六淫,郁而化火;或是饮食劳倦脾胃内伤而成虚火,郁闭于体内,可以发展成各种火热之证。症见发热、骨蒸、汗出、烦乱、牙痛、面肿、甚至吐血、衄血等热甚动血之证。对于火邪内郁不得发散者,李东垣遵《内经》“火郁发之”之训,以味薄轻清发散之风药宣发郁火。如“升阳散火汤,生甘草、防风、炙甘草、升麻、葛根、独活、白芍药、羌活、人参、柴胡,治男子妇人四肢发热,肌热……此病多因血虚而得之。或胃虚过食冷物,抑遏阳气于脾土,火郁则发之。”^[2]以清胃散治疗阳明经中热胜而作牙疼,牵引头脑满热,喜寒恶热之证,方中重用升麻至一钱以宣发郁火。李东垣还在此篇中记载以风药麻黄宣发郁火而疗一吐血的病人“表有大寒,壅遏里热,火邪不得舒伸,故血出于口。因思仲景太阳伤寒一证,当以麻黄汤发汗,而不与之,遂成衄血之,却与之立愈,于此甚同,因与麻黄人参芍药汤。”^[2]此处的麻黄不仅仅有祛除表寒的作用,还有宣发郁火的功能。在《伤寒论》中张仲景创立了“麻黄升麻汤”发越郁阳,治疗因邪气内陷而致正虚阳郁,上热下寒之证。仲景在此方药中重用了麻黄二两半,升麻一两一分,分量远大于其他诸药。由此可知,以味薄轻清发散之药宣发郁火并非李东垣首创,而是其效法仲景立方之旨。

观东垣宣发郁火诸方,最喜用升麻,如“凡此病脉数者,当加黄柏或加少量黄连……更加升麻,终汗出则脉必下,乃火郁则发之也。”^[2]张元素《珍珠囊》曰:“升麻,甘苦,阳中微阴。主脾胃,解肌肉间热,

脾痹非升麻梢不能除。手足阳明伤风引用之药也。”^[1]可知李东垣继承了其先师的用药经验。

3 湿淫于内者,以风药胜之

湿邪来源有二:一是外感六淫之湿气,留著于经络脏腑;二是脾胃虚弱不能运化水谷,内蕴成湿邪。两者也可以相互影响而酿成湿邪。治湿可以有多种方法,李东垣最擅长以“风药胜湿”。《脾胃论·脾胃脏衰论》曰:“诸风药皆是风能胜湿也。”^[2]李东垣“风药胜湿”之法源于《内经》:“寒湿之胜,助风以平之。”

3.1 风药胜湿以止泻 泄泻之病,多源于脾虚湿盛。经云“湿多成五泄”。其治法在《内经》上也有诸多论述,如“诸泄利,小便不利,先分利之。”“治湿不利其小便,非其治也。”“大小便不利,无问标本,先利大小便。”等都提示治泄泻当利小便,用淡渗之剂。但李东垣通过自己的临床实践认为,泄泻病人的根本病机在脾胃虚弱,若用淡渗泄下之剂是更伤脾胃,主张在健益脾胃的基础上运用风药,以胜湿止泻,兼以升举清阳之气。如“今客邪寒湿之淫……用淡渗之剂以除之,病虽即已,然是降之又降,是复益其阴,而重竭其阳气矣……反助其邪之谓也。故必用升阳风药即差,以羌活、独活、柴胡、升麻各一钱、防风根截半钱,炙甘草根截半钱……”^[2]李东垣将此不用淡渗利湿之品,而以风药胜湿止泻之法称为“因曲而为直”。久泻当用升法,而不能降气,在此风药功兼两用,一则胜湿,二者升引下陷之清气。

3.2 风药胜湿以通经络 湿邪阻滞经络,症见疼痛,重着,活动不利等。《内外伤辨惑论·四时用药加

减法》曰:“如风湿相搏,一身尽痛,以除风湿羌活汤主之……所以然者,为风药已能胜湿。”^[3]又“脊痛项强,腰似折,项似拔,此足太阳经不通行,以羌活胜湿汤主之,羌活、独活、藁本、防风、炙甘草、川芎、蔓荆子”^[3]以上两方都以大队风药除风胜湿。风药大多气辛性温,体轻而善行,气行则水湿不得流著经络四肢。风药体轻善行之性正好可以克制湿性之黏着。

4 风邪伤人者,以风药通之

风药祛风,乃同气相求。李东垣在其著作中对“风”和“风药”有着详细的阐述,认为风为胆所主,属温,主升。风邪可以分为外感六淫之风邪和内生风邪。李东垣认为风邪害人最广,且变化多端。《脾胃论·胃虚元气不足诸病所生论》曰:“邪之大者,莫若中风,风者百病之长,善行而数变。”^[2]

4.1 外来风邪 关于外感风邪与内伤杂病的辨别,李东垣在《内外伤辨惑论》有详细的阐述。李东垣详于内伤而略于外感,是因为张仲景已经对外感病有精辟的论述。风药有轻清辛散的作用,可以解表祛寒,疏散外风。经过适当配伍可疗风热,风寒外感之证。李东垣善用风药治疗各种头痛,“凡头痛,皆以风药治之,总其大体而言之也。高颠之上,唯风可到,故味之薄者,阴中之阳,乃地升天者也。”^[4]创立了一系列方剂,如清空膏、彻清膏、川芎散、白芷散、细辛散、羌活汤等。在书中李东垣还将风药做了具体的归经:“太阳头痛,川芎、羌活、独活、麻黄之类为主;少阳经头痛,柴胡为主;阳明头痛,升麻、葛根、石膏、白芷为主……”^[4]这些药物的归经理论至今仍广泛的被临床医生所运

用。

4.2 内生风邪 关于内风,李东垣多从“风从热化,风为肝木”论述。如“若以辛热助邪,则为热病,为中风,其变不可胜记”^[2],又“且心火大盛,左迁入肝木之分……其脉洪大而弦,时缓,或为眩运站摇,或为麻木不仁,皆风也。”^[2]关于风证的治疗,李东垣主张“以风药通之”。“如脉弦者,见风动之证,以风药通之。”^[2]这段话把风药运用的脉象、病证都表述得很清楚。如治疗痰厥头痛、眩晕的“半夏白术天麻汤”,方中用风药天麻。李东垣曰:“眼黑头眩,风虚内作,非天麻不能除;其苗为定风草,独不为风所动也。”^[2]又如虚风所致半身不遂,偏风痿痹之证,李东垣用“安胃汤”,方中以升麻稍祛风邪。在“胃风汤”中,以蔓荆子、柴胡、藁本、麻黄、葛根、香白芷、升麻大队风药通风,治疗虚风内动证。

5 气郁不行,以风药散之

风药因其味薄气轻,辛散,微温之性,可以解郁通经,尤以柴胡在行气疏肝解郁中应用最广。若肝气郁滞,或肝气太旺,横逆犯脾,于脾胃本证中兼见弦脉,李东垣称之为“肝之脾胃病”,主张“当于本经中,加风药以泻之。”^[2]也就是在益气健

脾的基础上,加用味薄轻清辛散之风药,以疏泄肝气,达到肝脾同治。如“肝木妄行,胸胁痛,口苦舌干,往来寒热而呕,多怒,四肢满闭,淋瀝便难,转筋,腹中急痛,此所不胜乘之也。羌活、防风、升麻、柴胡、芍药、黄柏……”^[2]并注明柴胡为君,防风为臣,羌活、独活为佐。这里东垣所用风药的作用即在于疏肝泻火,泻肝以实脾。又如“胁下急或痛甚,俱加柴胡、甘草。”^[2]《兰室秘藏·妇人门》中记载了以当归芍药汤治疗妇人崩漏。方中在益气健脾,摄血补血的的基础上,加入柴胡、甘草以疏泄肝气。^[3]

风药行气疏郁并不仅仅局限于疏肝,也可以用于其它脏腑经络的气郁不行之证。如“通气防风汤”治疗风热乘肺,肺气郁闭之证。方中风药有柴胡、升麻等,李东垣阐述道“此手太阳气郁不行,以风药散之。”^[2]

6 小结

风药广泛而灵活的运用是李东垣的一大特色。有时风药在一个方剂中兼有数种功效,寓有多重含义。如“升阳散火汤”中的风药既能升举阳气,又能宣发郁火;又如羌活胜湿汤中风药除了胜湿,还能祛散风邪。

风药的运用虽然广泛,但并非

无原则的乱用、滥用。李东垣在其书中苦心告诫“如病去,勿再服,以诸风之药,损人元气,而益其病故也。”李东垣还提出了治病用药的“常法”和“权法”。“权者,临病制宜之谓也。”^[2]权法,是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而加随时减用药,不可久用,“当临时制宜,暂用大寒大热治法而取效,此从权也,不可以得效之故而久用之,必致难矣。”^[2]常法,是指治疗饮食劳倦内伤,脾胃虚弱的根本治疗大法。“大抵饮食劳倦内伤所得之病,乃虚劳七损证也,当用温平,甘多辛少之药治之,是其本法也。”^[2]因此,在临证中运用风药或其他药物时,必须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,根据病人病情、四时气候、地理环境的实际情况灵活变通,且要“中病即止”,切不可偏执。

参考文献

- [1]张元素著.任应秋点校.郑洪新主编.《张元素医学全书》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6:51,53,68.
- [2]李东垣著.文魁,丁国华整理.《脾胃论》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:4,12-15,19,20,32-36,48,62,66,71-76.
- [3]李东垣著.杨金苹,李涤尘点校.《内外伤辨惑论》[M].天津: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5:6,13,15-19.
- [4]李东垣著.刘更生,臧守虎点校.《兰室秘藏》[M].天津: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4:41-44,64,65.



淋雨透疹

清代名医黄元御由京返乡,名噪一时。其女远嫁,生一子,出痘,势甚危,抱归求治,黄一见即怒责道:“此症险恶,不过日晡,速行。”其女长跪乞怜,黄不顾,呼人急驾骡车送之返。这时烈日炎炎,驾车的人又故而迟迟未能上路,在中途又遇到倾盆大雨,周身淋得透湿。驾车人仍驾车回黄家。这时天色已晚,黄元御率领全家人站立门外,打着灯笼等候女儿归来,并对女儿说:“你的儿子可以得生了,这种病,内热已达极点,非用此法不能挽救性命。我默察天时,知道今日午后必有大雨,故想此办法,不然你的儿子岂能得以生存。”接着便处以方药,痘果透发而愈。

淋雨透疹,为医界一趣闻。